



窮理致知

虛學與實學之諍(一)

——無用之大用與有用之小用

● 康雲山*

虛學與實學之諍，是中國學術思想史上存在已久的公案，裡面涉及無用與有用之辨。

兩宋時期，理學家以「虛學」與「實學」分辨佛教思想與儒學之差異。理學家以佛教講緣起性空，一切事物都是因緣所生，無自性（性空），毀壞倫常道德，判之為「虛學」，無益世用。反之，儒家講誠正修齊治平，及仁義禮智、孝悌忠信…等道德是「實學」，有益國家社會人生。理學重鎮的二程與朱子更強調一切事物是宇宙本體的「理」所生，「理」具有道德性，其內容包含仁義禮智、孝悌忠信…等德性。當事物生成時，「理」便完具於事物之中，成為事物之「性」，所以，人性先天就具備仁義禮智孝悌忠信…等德性。相對的，佛教講緣起無自性空，一切事物的「性」都是空幻的、虛妄的；其人生又求逃脫世網，「出世」與「出家」，故其「理」是「虛」的，「無用」的，儒家之「理」才是「實」的，「有用」的。

到了明代，王陽明心學盛行，程朱學派批評心學派人物束書不觀，游談無根，與「禪學」無異，所以心學同樣是虛學，不但無益於世，甚至敗壞士風，導致明代滅亡。

明代滅亡後，一些明代遺老認為明之所以亡，正是陽明心學末流空疏學風所致，於是提倡經世致用的實學。其中顧炎武提出通經致用及以經學代替理學的主張，而黃

* 康雲山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。

宗義則注重政治制度與經史之學的研究。另有一些明遺民易學家，持「經史互證」、《易經》應為人世所用的觀點，在解《易經》時，大量引用史事以證《易》理，冀以挽救以佛理、老莊解《易》空談性命道德之弊。在強調「實學」、「有用」的學風中，色彩最鮮明的人物是顏李學派的顏元（習齋）、李塉（怒谷）師徒兩人。顏李兩人以高談性命天道為空虛，立說以實行、實用為主，治學以「六藝」為先，以為如此才可治國平天下。在儒家內部，不惟反對陽明心學，連程朱理學亦一概排詆。

程朱、陸王、顧、黃、顏李師徒及清初明遺民易學家俱往矣，然而，虛學與實學、無用與有用之爭，在當前台灣的大學校園中，餘響猶在。它表現在對文史哲藝術科系與非文史哲藝術科系的分判，也顯現在學生學習通識與專業課程心態之不同上面。

從古至今，虛學與實學、無用與有用之爭，讓我想到了《莊子》〈逍遙遊〉與〈人間世〉兩篇的意旨。在〈逍遙遊〉中，莊子諷刺惠施「拙於用大」，惠施則反批莊子之言「大而無用」；在〈人間世〉，莊子說出「人皆知有用之用」，而不知「無用之用是為大用」（無定用之用處方為大用）的思想觀念，我認為，由其中可推衍出「有用之用是為小用」（有定用之用處是小用）的思想觀念。因此，虛學可能有大用，而實學往往只是小用。

多年來，南臺科大積極奉行教育部「教學卓越計畫」及「現代公民素養陶塑計畫」等教改政策，通識教育中心為求強化通識課程，提升教學效果，經常舉辦教學研習，邀請校外學者專家蒞校演講。其中，成功大學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（以前系名造船工程學系）陳信宏教授來校演講兩次，讓我印象深刻。陳教授提及，他讀成大造船系時的同學，有些人在台灣的造船公司服務。陳教授去拜訪這些同學時，他們跟陳教授說，台灣的造船公司所造的遊艇，跟歐美造船公司的遊艇相比，設備絕對不會比他們少，但是，進入歐美造船公司所造的遊艇裡，感覺就是比在台灣造的遊艇裡舒服，原因就在於，歐美工程師較具有美學、藝術的素養，所以他們設計、製造的遊艇，讓人感覺比較舒服、愉悅。也因此，同樣的設備、成本，歐美公司做造的遊艇售價是台灣的數倍多，而世界頂級富豪欲購買遊艇，會向歐美的造船公司訂購，而不會考慮向台灣的造船公司訂購。陳教授的大學同學說，歐美的大學，工程科系都會開設文學、藝術、美學等課程，台灣的大學則不然，所以，台灣所培養的工程師比較缺乏美學



、藝術的素養，這是台灣的大學工學院教育亟需改進的地方。陳教授的演講，印證了莊子「無定用之用是為大用」的思想觀念，具有深邃的智慧與洞見。

「虛學」之「無用」，是無一定、無限定、無固定之用，往往具有跨領域、跨時空、跨種族文化、跨國界……等的效用。所以，「虛學」不見得是「虛」，「無用」其實是「大用」。反之，「實學」之「有用」，往往是侷限於一時、一地、某一領域、某一專業、某一行業、甚至某一物之用，當社會、政治、經濟、自然…等環境改變時，原先之用，可能就變成一無所用。所以，「虛學」不見得是「虛」，「實學」可能變成「虛」；「無用」可能有大用，「有用」其實是「小用」。這個道理，在人類文明史斑斑可考。

